

我在國圖二、三事：慶祝國家圖書館九十歲

曾濟群 前國家圖書館館長

一、我與圖書館學界的結緣

民國 78 年夏，我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，某日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胡述兆教授來訪，告以圖書館學界擬籌編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」，惟以缺乏機構協助，遲遲未能定案，乃徵詢我可否成全，我當即承諾協助。蓋國立編譯館為國家之編譯機構，當以編譯鉅型之工具書，以利學術機構之研究，亦為我主持編譯館一貫之初衷。

計議既成，胡教授乃提出編審計畫，遴聘各類主編及編審委員，製訂編審進度。我於館內預算中，分年編列支應，並被推為主任委員，胡教授為總編纂，大辭典之編撰工作乃告進行。我於館內撥出會議室一間，備編審會議之進行。並於小組會議，或委員會議時列席關懷或閱讀相關辭目，獲益良多，對於我日後主持國家圖書館推動自動化有很大的影響。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」，於 84 年 10 月出版，共收辭目 4,482 條，裝訂參鉅冊，可謂煌煌巨構，謂為圖書館界之創舉，應不為過，而有利於圖書館學之研究，則不在話下。

由於編書而結緣，與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界認識很多朋友，與我在國家圖書館業務之順利推動，並有若干創新不無關係。今試舉一例，民國 82 年 4 月 21 日，國立中央圖書館（國家圖書館前身）為慶祝建館六十周年，舉辦「邁向 21 世紀的國家圖書館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我到職是在民國 81 年

5 月 5 日，時間尚未滿一年，要舉辦如此重大的國際會議，真是談何容易，但是在全館同仁與圖書館學界的合作下如期開幕，是日出席大會中外學術界不下二百餘人，把一個可以容納二百多人的國際會議廳，擠得滿滿的。開幕式，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致詞，號稱臺灣資訊界教父的李國鼎資政與國際文獻聯盟會長 Ritva T. Launo 博士演講，24 日閉幕式由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長 Dr. Igor S. Filippov 與美國資訊科學會主席 Dr. José-Marie Griffiths 專題演講，行政院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教授致詞。大會共 4 天（21 日至 24 日）發表論文不下百篇，過程順利圓滿。我內心充滿了感恩，所以在閉幕式致詞後，特別伸出雙手向大會表示感謝，並期盼邁向 21 世紀大家必須更合作更努力。



閉幕式曾館長感謝大會圓滿成功並期盼大家共同努力邁向未來（82 年 4 月 24 日）



二、加速自動化實現無牆圖書館（Library Without Wall）

圖書館自動化應該很早就開始，不過真正普遍性引起注意，應自美國前副總統高爾（Al Gore）於 1991 年在參議院提出的高爾第一法案（Gore I）：「高效能計量通訊法案」（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Bill），以及 1992 年提出的第二法案（Gore II）「資訊基礎建設及技術方案」（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Bill），而後乃有柯林頓總統 1993 年 2 月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」的政策宣示。因此「資訊基礎建設」乃風行全球蔚為風尚，而「資訊高速公路」（Information Superhighway）一詞，乃不脛而走，朗朗上口。

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賓林頓博士（Dr. J. Billington）於 1994 年元月發表了一篇文章：「建構資訊高速公路圖書館應扮演關鍵性的角色」（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: Library should play key role）對圖書資訊界的確有相當的啟發作用。他在文內特別強調「資訊高速公路」服務對象不應限於那些富裕的家庭，高級的辦公室，「資訊娛樂」（Infotainment），如果這樣的話，那將損傷了資訊科技用為發展國家建設的基本潛力。而且在社會上將造成資訊的富有階級及貧窮的階級（Information haves and have-nots）。他很感慨地說，美國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們只要花很少的錢，就可以獲得他們在工作上或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知識，這就是圖書館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。（This is where the library come in）。因為圖書館中有許多擅長組織尋找和提供資訊的館員，這群專業人員可以扮演一個類似「知識領航員」（Knowledge Navigators）的角色，導引資訊需求者至相關的資料庫，或找到相關的圖書文獻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些「知識領航員」能夠將圖書

館中豐富的圖書資料予以數位化，使數位化的知識貨櫃車（Digitized Intellectual Cargo）開上「資訊高速公路」，並奔馳在「資訊高速公路」上。

為因應最新的資訊科技發展，行政院於民國 83 年 8 月成立推動小組，而中央圖書館於 83 年 10 月舉行「中央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」啟用儀式，同時召開「建構資訊高速公路圖書館應扮演的角色」學術研討會。其中一場「資訊高速公路與資訊服務」，由資策會副董事長兼執行長果芸先生主持，討論會結束後，我陪同果先生參觀本館各項設施，他參觀了相關資訊網路的情況後說：「中央圖書館各方面的發展已相當的不錯，如何將這些建檔的書目、索引或部分已掃描或影像的資料，經由網路傳輸出去，迅速服務到館或不到館的讀者，這是未來圖書館服務的新境界。」果先生的話，可謂一針見血之言，我隨後接著說：「這就是遠距圖書服務了」，果先生頗表同意說：「這本來就是可以服務不能到館的讀者，而且服務沒有遠近距離關係，真正做到無遠弗屆。」所以「遠距圖書服務」亦即「遠距學習」（Distant Learning），這名詞就這樣產生了，想起來也很偶然。

因此，「如何將建檔的書目索引或已掃描或影像的資料，傳播出去，無遠弗屆」，新系統的引進就是關鍵。過去中央圖書館採用的系統以 Tandem 為主機，性格保守，專屬性高，自成格局，參加「全國圖書資訊網路」的合作館頗有怨言，因此，必須採購最新系統以為因應，在教育部的支持下，於民國 85 年 6 月正式使用 INNOPAC 系統，其他相關的設施亦逐步展開，而「無牆圖書館」也真正的實現了。

三、「國立中央圖書館」改名「國家圖書館」

「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」是民國 29 年的



10月16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，其後34年雖有修改，但幅度不大。75年9月，新館於臺北市中山南路落成，新館面積四萬餘平方公尺，內分圖書典藏，研究閱覽、資料處理及文教活動等，而館藏可容納250萬冊，讀者二千餘人。因此民國77年7月乃提出「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修正草案」，請立法院審查，院會決議由教育及法制委員會聯席審查，審查決議，將中央圖書館隸屬機構，由教育部改隸行政院，因與教育部原意不符，乃請行政院轉立法院暫行擱置審查。因此全案遂在立法院擺了下來，迄立法院於84年12月列入程序委員會討論，時逾7年。

立法院是合議制，而由各政黨委員或無黨籍委員組成，如果涉及意識形態或利益，則各政黨之間必有堅持，各國皆然。不過，類似中央圖書館的立法屬於民生法案，服務全民並無分別，應該會得到所有委員的支持，今受擱置，主要原因是委員會審查將其隸屬機構由教育部移到行政院，與原提案不同。所以如何進行，首先應該從立法院眾多的待審案中，由委員提出並列入程序委員會討論，而院會討論時如果依照原提案意見隸屬於教育部，則仍應由委員會提修正案，即維持原案仍隸屬於教育部，本修正案如果通過，則其他重大窒礙難行之處，就沒有什麼了。

84年12月29日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將本館組織條例草案列入討論事項第四案時，為了讓立法委員了解中央圖書館近兩年來的發展，尤其對全球正在推動的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」，中央圖書館未來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功能，乃於12月30日分別備函立法委員說明，請求支持，隨文並寄筆者有關中央圖書館業務發展及其展望文章兩篇，其一，「建構

資訊高速公路圖書館應扮演的角色—中央圖書館的經驗」，其二為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與圖書館的經營」。由於情辭懇切，有委員事後告訴我，他們深表同情而支持本案。

二讀會中有委員提議名稱：「國會圖書館」（改隸立法院）、「國家圖書館」、「國立臺北圖書館」、「財團法人國家圖書館」，其中同意改名為「國家圖書館」者多數，主持院會的劉松藩院長，特別請我到立法院院長會客室相詢，我說：「國家圖書館更能彰顯未來資訊時代，它應該負起的責任。」他點頭同意。院會亦無人表示異議，全部條文遂完成三讀程序，主席宣告：「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，修正為『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』」高高的舉起議事錘，重重的敲了一下，「國立中央圖書館」一詞進入了歷史，而「國家圖書館」在中華民國正式誕生，時為中華民國85年1月9日上午10時20分。

國家圖書館組織法通過後第二天，臺北各大報及傳播媒體均有顯著報導，其中以民生報及聯合報最為詳實，而聯合報以「國家圖書館推展無牆化」，更能點出了國家圖書館未來發展的目標。

四、感想

上面三件事表面看起來是獨立的，其實三者相互有關。其有關部分，除了靜態的表現在若干文字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在動態方面，似乎有一個「緣」字，好像一個「緣」帶出另一個「緣」。人生不就是在偶然中的偶然（an accident of accidents），過生活嗎？如果以因緣觀來比喻，人生也是在「緣線相扣，不斷變化」中產生得、失、生、滅現象。「機會來了要好好把握」，所謂「緣起」、「緣滅」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！